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2 2004
(第3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3)

客家移民与文化的变迁

李惠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 从客家独特的移民历史,通过客家文化的历史成因,客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探讨移民行为与客家文化特色的因果关系,探讨作为一种移民类型的客家文化的历史经验;从客家文化的发展情况上,看人口迁徙与文化的生存环境的关系,以及文化方面不断产生创新机制。

关键词: 客家; 移民; 文化演变

中图分类号: C922;C9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4)02-0102-06

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有一些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譬如文化随着人口的迁徙而变化。当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发生明显变异时,那些带有地域色彩的文化存在和发展方式,无疑都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的发展启示。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而言,移民文化类型并不在少数。在这些文化区域中,客家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客家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不仅是一种新质的东西,而且客家文化这种移民文化经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表达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传播方式,换句话说,这种移民文化经验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种参考作用。因此,探讨作为一种移民类型的客家文化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可能性提供思路。

一

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相比较,客家文化极为独特,这种独特就在于客家文化是一种以迁徙为背景而发展的。所谓以移民为背景的文化,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突现出移民生活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强调客家文化的移民特征、而不是一般地将客家文化称为移民文化,是为了与现代意义上的的移民文化形成区别。客家文化赖以生成的基础是历史上的迁徙和偏僻山地的环境,长期的历史积淀,特异的地理环境和民情风俗。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使客家文化既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又具有与中华文化不同的特质,成为一种独特地域文化。从文化层面上看,客家迁徙文化经历了从农业文化到都市文化、从山地封闭文化到海洋开放文化、从单一到多元的转换过程。

“客家”是一股特殊移民浪潮的产物。“客家”是指明清时(主要是明中叶后)由三省交界地大批外迁的移民。今天广东等省及海外客家的分布,都是这次移民的结果。罗常培说‘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一部分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就可以认识了多一半……’[1]客家人是历史上最早向世界寻求自己生存地位的华人。客家是个文化概念,是历史命运造成的,他们‘处处是客,时时是客’,如蒲公英一样,四海漂泊落地生根,客家人从中原迁来,定居于闽、粤、赣边山区,这里山多田少,交通不便,加上历史上战乱不断,人民为寻求生计,许

收稿日期:2004-02-09

作者简介:李惠娟(1965-),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港台文学和客家文学.

多男人便离乡背井,漂泊到海外谋生,又造成一种大量向南洋移民的风气。争先恐后的“过番”,一时间有海水处有华侨,而客家乡音更随处可闻。

客家迁徙运动已为学界所公认,“客”是相对于“主”而言,“客家”意谓从外地迁来的人,客家文化是由内陆型文化而面向广阔域外世界的海洋型文化,包容了各种养分而形成了一种移民文化特征。如日本学者山口县造说“……他们(客家人)原有一种自信自傲之气质,使其能自北方胡骑之下,迁到南方,因此,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个民族为强,是永远不会被人征服的。其后又受到海洋交通环境之影响,养成一种岛国人民之热血与精神……”[2]

研究客家人的历史,其迁徙外地的动机为两方面:一为避乱逃难进入南方比较偏僻的山区安身立命;一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惜离乡背井,漂泊海外谋求发展。前者因外族的人侵不愿受其奴役。后者因为内乱或苛政。但不论是异常或正常的迁徙成为“客户”的“客家人”,他们在异乡的建设与开发,靠的是勤俭、自治、自立的客家精神。客家人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能白手起家,自食其力,逐渐稳固在异乡的社会地位,始终都能做到:“他乡若故乡”。应该看到的是,客家民系在迁徙、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独特的一页。客家人漫长的迁徙史,构成客家民系独特的人文景观:在新的移居地开拓、繁衍,形成新的家族。在家族外植的过程中,形成了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客家文化变迁现象的发生,不是有意识自觉进行的结果,而是从事其他活动时附带取得的收获。当他们绳绳相引,离开故土、置身于异域文化的人们中,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同舟共济,因而他们特别团结,表现出强烈的群体意识,并弘扬先人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异域的创业中,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崇文重教,极富求实、开拓、进取精神。无论在内地或海外,客家人都为所迁之地的开发和发展立下了不朽之功,这是客家人的一段光辉的创业史。

离乡背井作为古今客籍后裔的共同经历,是文化移民的心路历程的继续,这种乡愁特色暗合有着迁徙历史的客家民系,海外客籍作家“漂”在世界各地,足迹虽然走得那么远,但是他们没有过于沉重的缺失感,对故乡有着强烈的归依感。根据客家人的说法,“自原乡走得愈远愈好,人丁愈旺,愈可发财,”[3]由此可见客家传统意识对中外客裔的思想和心态是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客家迁徙文化中,还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古训,客家方言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说客家方言的炎黄子孙散布五湖四海。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客属华裔喝的是他乡的水,说的是客家音。客家方言正是联系海外客属乡亲,激发他们爱国爱乡之情的重要纽带。语言的凝聚力是伟大的,客家方言凝聚起海内外客属乡亲的力量,调动起千百万客家人的积极因素。因此,客家文化中开拓进取精神与保守的语言文化心态,强调了客家民系的起源与故乡、宗族与母语的关系,他们所划下的历史轨迹远远超越了社会群体在庸常历史中的经历,进而上升为某种形而上的、具有象征意味的范式。

客家人也在移民创业中,表现了有异于当地文化的语言、观念、民俗等文化特征,并形成有自己特性的民系。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看,移民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合理的。它符合人类对发展的渴望,对实现自我的追求。

二

客家文化是在漫长的迁徙历史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文化类型。移民社会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

空间,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客家文化的成长。除了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的的影响外,很重要的还包括社会制度和物资生产层面的影响。

客家移民活动,最早的在明朝前期,直到目前还在进行中,持续时间长。客家移民的迁入地多属开发过的地区,当地耕作条件好的平原地带已有土著人先定居。客家移民多聚居山区。所谓“无客不住山,逢山必有客”,反映的就是迁徙中客家移民的处境。土著人、客家人所处地理环境的相对隔离状态及语言习俗的差异,给双方交往、互婚等交融活动造成了障碍。客家人在所迁地俨然是一个个小“社会”,保持固有语言习俗,自为婚姻。广东的客家,事实上也早已变客为主,不复存在当年一提“客家”、土著人就联想到是移民的情况。但是人们仍爱称客家人,这里抽去了它原来的含义,而将它看成一种身份标志。

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行,目前,新一代客家移民的构成已发生重大变化。

(一)传承和演化加剧了客家人的潜在移民心态

客家文化的发展变化的和客家民系发展过程的分期是同步的。客家人,从来以中原古汉族的身份自矜,中土是他们古老的家园。千年迁徙,万里长征,客家人自身的一部流亡史,本身也在滋养着忧患意识。不超越传统,在新环境下寻求生命的和社会的滋养,客家变化表现为一种平和延绵的文化承继与嬗变。在赣南闽西的摇篮期,客家先民适应着艰苦又陌生的环境,得以生存和繁衍;在粤东粤北,客家一立足便有了发展。走出闽粤山区后是为播散期,客家人又有了不少新的创造。特别是走向海洋(迁住沿海及海岛进而过台湾下南洋)之中,他们逐渐从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天地中解脱出来。新一代的客家人在世界各地、各个行业中大显身手,许多传统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自北而南长途迁徙,艰苦的遭遇和环境,锻炼出客家人为求生存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刻苦耐劳、崇尚简朴的美德,因此,当他们远涉重洋,到世界各地谋生建业时,他们的创业精神,备受人们的赞许。这展现了客家民系在时代的浪潮与其自身变革中本民系与本民族文化传统与精神核心的复归与持守。

千年的迁徙与变革,导致了客家人的视野开阔与适应性的强大,然而,走向海洋的“离别”,却意味着他们不同于先人的人生转折:作为客家人的后代,世界性、多元化的文化格局是客家人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在这样特殊的地点,他们必须有所选择,客家人表现了对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的认同,弘扬了中华民族崇高的人文精神。客家人一踏入异国他乡,也与客家文化构成了深远意义上的文化对应:家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我养我之地,而是一个具有相当文化意蕴的民族生存空间;客家人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乡儿女,已上升为某种文化土壤所生成的文化符号,融入中国文化。

(二)再移民对客家人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客家文化在变化和消失

历史变动的迁徙,一旦迁徙到某处,容易形成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天地,因而宗族观念很强。客家人从客家地区再向海外迁移,情形已与以往的迁徙不同了,港台及海外客家后裔的结构性嬗变,历经几代他们已溶入当地成为台湾人、香港人或外籍华人,维系他们与客家地区的只剩下一线血缘关系。在多数客家青年后裔中,随着岁月推移,故地日益遥远,他们在国外接受教育,也接受了西方文化。与早期移民客家人强烈的宗族伦理观念不同,他们从回顾历史转向直面现实人生,第一代海外客家移民中那样的强烈的乡愁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当地生活结合与融化,其传统客家文化意识在当地文化多元文化环境中融会、转化和再生。

(三)客家族群在异地走势趋弱,客家母语式微

文化的衰微是一个民族或群族衰微的主要标志,而语言是其中极重要象征,毕竟,“语言是文化的代码”。例如:台湾是客裔在大陆以外聚居人口最多的地区,在台湾客家人约占全台居民 1/4,然而,二十岁以下的客家人,绝大多数已不太会说客家话;在香港,客家人约占居民的 1/3,目前香港三十岁以下的客家后裔,能讲客家话很少,他们觉得在香港客家话没用,不愿表现其乡音;那些已成为外籍的客人,他们的溯源心态与宗族观念也随之日渐淡化。

例如,在相当良好地保存祖籍地的方言的印尼,600 万华侨当中,约有 120 万人是客家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他们有一部分在印尼形成自然村,客家人不与当地印尼土人通婚,世代聚居生活,形成了华人城镇,很好地保留了祖籍地的方言和文化,在他们的家乡话中仅有少数用词受印尼语的影响而产生变异。六十年代以后,当地印尼政府禁止华文教育,华人大批加入印尼籍并接受同化。近年来,同化过程产生了明显效应,年轻一代客家人多已不懂华文,华人与印尼人通婚现象增多。尽管有些沟通语言仍保持使用客语,儿童和年轻人讲的客语却夹杂了越来越多印尼语的成分[4]。

再如,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客家已经从语言文化的认同,蜕变为一个虚幻的历史认同和一个无生命力的信念,不起延续客家语言文化的作用。客家文化在现代生活各个范畴退出,最后被广府文化吞没,而这个趋势正向整个广东蔓延,情况不容乐观。对丧失母语的客家后裔而言,在此窘境中的孤独与无援也就可想而知,不同的文化碰到一起,必定会有一些人试图用一种文化解释另一种文化。显然,这是一种‘异质文化的声音’,便被强大的权威文化语言所淹没。

不可否认,他们的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域,从历史整体上看,客家迁徙有其轨迹可寻,从局部看,又是多样性的。历史是相似而已,世上决无完全相同的历史现象重演。

三

如果说,客家文化是中国最具有移民气息的文化,而这种气息得益于它独特的移民环境和历史特征特性,那么,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移民给客家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就其对客家文化的影响而言,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特别注意。

(一)移民对客家文化的影响

客家民系在迁徙、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客家文化不仅是汉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中光彩夺目、自成特色的一页。客家先民在自北向南的迁徙——侨居——再迁徙——再侨居的过程中,在几百年间客家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走到了五大洲。迁徙的客家人以家族为单位,同舟共济,共同生存,到了陌生地之后,就用自己故乡的郡望堂号,以昔日的繁华来激励自己并以他乡立足。他们沿着东南丘陵长途跋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为了适应低劣的物质生活,实行家长制管理,提倡克己待人,尊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尊女卑等礼法。为了弥补小农耕作的不足,并且在文化低下的土著中立足,他们又倡行‘耕读文化’,开辟仕途之路。正因为客家是一个流徙的群体,和其他南方民系相比,它的地缘有过更多的变动,靠方言来维系民系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许多播迁远地的客家人,哪怕是几户几十户人家,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也不愿使自己的语言失传,原因就在这里。

客家人一方面竭力保持和发扬中原固有文化,一方面竭力适应新环境,形成自己的新文化。客家人作为中原汉民族的一个分支,其文化自然是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其大背景的,但是,由于客家

先民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险恶环境,又使得他们在继承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同时,还剔除了其中的某些糟粕,并在新的环境下,改造和吸收了其它外来文化。这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他们较为全面、深刻的母族文化观:因客家的迁徙的历史与生存状态,致使他们一方面高扬固有传统文化的精神内质,顽强执守文化边界、坚持儒家正统文化,并以此为自己的生命意识,也为理想主义的生存寄托,让自己的生命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另一方面保持"他乡即故乡"、"落地生根"的心态生息繁衍的务实行为。处处为客,处处为家,这种概念深入人心,潜移默化,这是客家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

(二)移民意识与客家文化特色的关系

由于客家历史的研究,也是典型的移民史研究,它有助于我们更多地认识移民规律及移民对地区的开发、对各地文化的传播交流,对人类自身素质的提高所起的积极作用。客家之所以为世人瞩目,主要是他们在移民中磨练了意志,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提高了素质,它是一种既以客为客又以主为客、以客为主的文化:"漂"的浪子型与"根"的孝子型的矛盾统一[5],客家人并不让自己的文化身份依附客居地的原住文化,而是力图保持中原文化的支配地位和主流文化;可是,既然来到客居地,就不能完全排斥当地文化,而必须与其协调适应,于是,主文化又变成了客文化。这样具有主客双重性的文化,是客家文化既要保存自身要求得发展的根基。拒不承认当地文化,会使自己陷入无法交流以致无法生存的境地,完全认同当地文化又会使自己失去文化的本色,只有主客兼容才能生存并发展。

譬如,客家土楼、围屋风靡一时,是客家人开拓与保守的集中体现。离开故土并非意味着迷失自己,而把持自我亦不代表拒绝外界。从文化史角度来看,客家土楼、围屋至今仍然不失其重要性,甚至也没有因为其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失去了中原的审美特色。同样的情况,如客家方言,它是地域文化心理的寄托,乡音传乡情。尽管外来影响的痕迹十分鲜明,但今天看依然不失北方语言的特色。

因此,立足于客家文化史经验,我们可以对一些文化发展中的移民关系问题,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分析和认识。客家移民文化实践,一方面证明着主客兼容具有更开阔的文化空间和更持久的文化生命力,并在这一点上与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向汇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证明着从古典的单一文化空间走向现代的兼容文化空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客家主客文化兼容的实践和意识也为当代文化的转变提供了借鉴和经验。我们往往会在客家文化在迁徙中的形成与发展的比较中,更深切地感到客家文化的特质与魅力。

(三)移民与客家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

客家文化的发展是在人口迁移的制约下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客家文化发展不能脱离移民而独立前行,它只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逐步扩大自己的范围,即移民与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客家文化才有形成和发展。从宏观上考察客家文化发展的总体历程时,客家移民历史递演线索,既展示了不断扩大的活动领域,逐步使客家文化形成整体联系的图景;也是客家文化发展经历不同发展阶段,从古代到现代漫长演进的结果。

客家人迁徙的历史就是从生存发展的历史。客家人的"走"是不择山海、不论远近、不避艰苦、随遇而安,一直保留着客家先民那种吃苦、耐劳、知足而乐的精神[6]。客家人,从来以中原古汉族的身份自矜,纵然千年迁徙,万里长征,到了东南沿海,异乡异客却不忘自己是整个华夏古国的主人。虽名为客,可身与心,却永远以主人自居[7]。可以说客家移民在空间上开拓与当地土族接触

范围乃至形成客家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客家文化在时间上由古而今,渐次发展的过程。两者是对等伸延的,这是移民与客家文化发展关系密切的表现。我们把客家文化放在移民的背景中进行系统、整体地考察,了解它与迁徙移民之间缘结了“生长相关”的有机联系,才有可能勾勒出客家文化演变轨迹。

以客家为代表的移民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可供我们分析研究的地方相当多。由于其历史形态的复杂性,特别是由于它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化发展方式有着相异之处,因此,要对它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至今还处在成长阶段。现代化过程中,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转变,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原地形成的审美经验和审美习惯与在他乡自然环境中形成的经验和方式,肯定有所区别。但从历史上客家文化的发展情况看,人口迁徙与文化的生存环境未必就是一种对抗的关系,在文化方面反倒能够不断产生一种创新的机制。在今天,中国社会正趋于现代化过程中,历史上客家的文化发展经验,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参考文献:

[1] 钱念孙.文学横向发展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 扬　杨.文学的年轮[M].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
[3] 中国文化·客家文化·田家炳风范·科教兴国[J].东方文化.专辑,2002.
[4] 邱权政.中国客家民系研究[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5] 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6] 李如龙.客家方言与客家的历史文化[J].嘉应大学学报,1998,(2).
[7] 谭元亨.维系不坠的客家精神[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3,(6).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Hakka's Cultural Development

LI Hui-jua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Chinese Department*,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n how immigration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culture from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igration and Hakka cultural, evolution we perceive that immigration promotes cultural 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Which is enlightening to today's China that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Hakka; Immigration; cultural evolution